

在小镇的记忆里,他是在车站上打着小旗迎送列车的铁路连接工,是那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翩翩少年

## 王洛宾与横道河子

王喜平

自1928年开始,一代音乐巨人王洛宾就和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紧紧地衔接在一起。在小镇的记忆里,在当代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王洛宾,一直是在车站上打着小旗迎送列车的铁路连接工,是那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音乐天才,是一直痴迷于音乐学习和创作的翩翩少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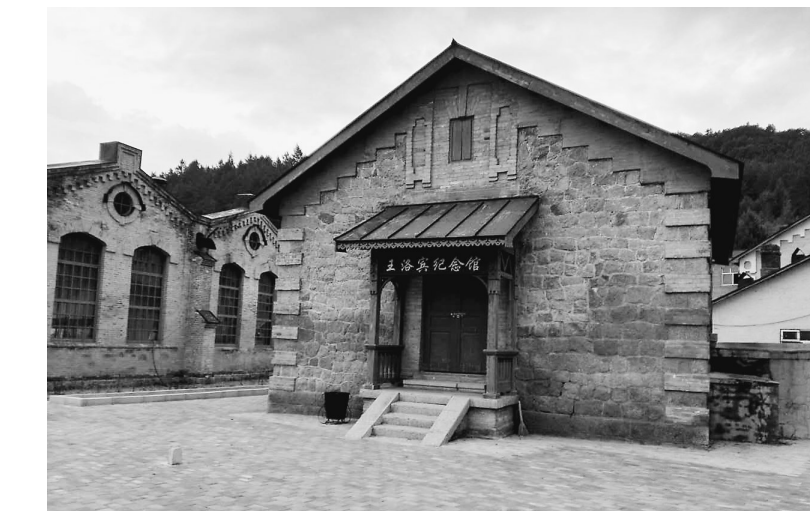
听说2015年底横道河子镇建成了王洛宾纪念馆,自然要去登门拜访。王洛宾纪念馆与中东铁路博物馆毗邻,站在中东铁路博物馆的停车场上远远看去,这座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宛如一架巨大的手风琴,正在气定神闲地舒展着自己的腰身,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小镇上演绎着中东铁路的百年沧桑变迁。

从这座巨大的“手风琴”的东侧绕到前院,便是这座王洛宾纪念馆。拐过墙角,前方一座挺拔的烟囱下依稀便是早年的锅炉房,这是一座带着地下室的独栋俄式建筑。再向前走,这座俄式建筑向西开门,台阶上侧是一溜避风挡雨的飞檐,飞檐下有一块古色古香的牌匾,便是王洛宾纪念馆了。

走进纪念馆便迎着王洛宾的半身像,塑像的左边墙壁上满是这位音乐巨匠的荣誉证书。右侧墙壁上悬挂着大大的一幅中国地图,地图上标注着从北京出发到哈尔滨再到横道河子,从横道河子出发又至哈尔滨、北京又直指西北,把一个音乐巨匠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地图上简捷而恢弘地展示出来。

王洛宾,名荣庭,字洛宾,1913年12月28日生于北京的一个油匠家庭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非常喜欢音乐,父亲更是吹拉弹唱样样都行。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,王洛宾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基督教唱诗班,并很快成了唱诗班的佼佼者。

1928年6月,王洛宾的父亲因病去世。王洛宾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姐姐家报丧,经人介绍到横道河子车站成为一名铁路工人,据说是一直做“摆小旗”的列车连接工。在横道河子工作期间,还是中学生的王洛宾就与塞克、金剑啸、沙蒙等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当时他跟塞克学弹吉他,学习作曲知识和歌唱技艺,塞克也正是他走进艺术殿堂的向导与启蒙。说到王洛宾学习吉他,据说这种俄式七弦琴的“吉他”之名最早就是由塞克先生的中译文而来。这时期的王洛宾时常在哈尔滨和横道河子之间往来,深受当时侨居哈尔滨的俄侨音乐家戈里德施京以及特拉赫腾贝尔格、格尔施戈林娜等的熏陶和影响。塞克非常欣赏王洛宾的音乐才华,专门邀请他为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《北归》撰写主题歌和插曲《北归》、《离别情意》。王洛宾还为塞克的诗集《紫色的歌》中的第一首词《在海



王洛宾纪念馆

的那边》谱曲,并和塞克共同创作了《西巴扎尔夜歌》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王洛宾回到北京投身于爱国救亡的学生运动,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,开始接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,为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……

王洛宾的人生堪称久经磨难,历尽坎坷。他执着于民族音乐之路,大半生都在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度过,在青藏高原上的草原牧场和塞外大漠戈壁,处处留下了他体验生活的足迹。从哈萨克的牧场毡房,到维吾尔的绿洲果园,处处传递着他情真意切的歌声。他相继创作了七部大型歌剧,搜集整理及创作歌曲达一千余首。王洛宾就像一位少数民族的吟游诗人,深深地扎根于民

众之中,深刻地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,努力汲取民间音乐的营养,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,在音乐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。他的《康定情歌》、《萨拉姆毛主席》、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、《喀什噶尔舞曲》、《青春舞曲》、《阿拉木汗》、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、《依拉拉》、《黄昏里的炊烟》、《都他尔和玛丽亚》、《暮色苍茫》、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、《亚可西》等等歌曲,在国内外广为流传,有许多歌曲被编入大学声乐教材。他将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,被人们尊称为“西北歌王”、“民歌之父”,成长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巨人。

王洛宾的爱情也是丰富多彩的,并且生动地反映到他的创作故事中。《曼丽》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港台歌曲,当年曾在知青群体中秘密传唱。实际上王洛宾的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,歌中的女主角则是他最初的爱人杜明远(又名罗珊)。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可追溯到1939年的夏天,在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萨耶卓玛与王洛宾拍摄影片《祖国万岁》,当时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,王洛宾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,相处三天,离别时王洛宾骑着骆驼离开金银滩,卓玛一直站在高处不停地向王洛宾挥手致意——在返回西宁的驼峰上,王洛宾用哈萨克民歌的曲调写出了这篇不朽之作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
走出纪念馆时,夕阳正好。沿着来时路向回走,看见前面广场上安静地斜立着一件巨大的胡琴雕塑,仿佛有一位琴师刚刚成功演奏了一首曲子,中场休息了,又或者正有一位琴师即将上场,这把胡琴在这里静待琴师登场。

那个年轻的琴师,应该一直还在。



王洛宾雕像

## 啃青

韩文莲

小姐俩出屯子往南,要过一片大甸子。芦苇子和水稗草、糜子没过她们胳膊窝,在影影绰绰的水汽里,哗哗晃动着。接骨草、车轱辘菜、车前子刚没脚踝,她俩淌着平常踩出的小道,啪嗒踩着水花往前走。大坑这才几天,就多冒出了十个八个。挖大眼贼儿的、埋蚂蚱子的、烤家雀的浅碟子似的小土坑呼啦啦汇成了一个新的大坑。

水坑里的塘锣(一种水上飞虫)聚会似的在水面上。它们细小的身子,透明的翅膀,比蜻蜓小了几十倍,比蚊子大了几十倍。它们在水上飞起落下,不像蜻蜓那样点一下水,就飞起来。是浮在水上,出溜溜跑得可快了。小姐俩在后面蹑手蹑脚追着,嘴里一遍遍说着:“塘锣塘锣你过河,先打破后打锣。”眼看要追上了,刚用手去抓,塘锣一溜烟又跑远了,水面余下一串细长的波纹。

到了南大壕跟前,水比平常涨高了半尺,晴天里搭跳的几块石头和树墩子,已没在了水里。水流从东向西哗哗淌着,脚一迈进去,身子像被水拉着向西倒去似的小姐俩手扯着手,攥得死死的,互相壮着胆。跟弟兄想起老裴太太去坟上哭老伴,数落数落一回头看见了张三站的不远处,竖着耳朵。连眼泪也顾不上擦,急忙过了大壕跑回家。从那以后,再也看不到她三天两头去哭坟了。屯子人再过大壕也都加了小心,要不搭帮要不带上家巴什。不过,也从没听说谁遇见了张三(狼)。于是,就有人说没有张三,是老裴太太眼花了,也有人说老裴太太撒谎的。

壕南是几节二洼地,顺着头节地边的壕沟帮,踩着寸把长的葡萄在地的草皮子,一会就到了二节地头。这二十垄地,种着苞米、土豆、黄豆、谷子、糜子。苞米地中间种着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。四围的苞米呼隆隆长起来一遮挡,外头的人看不到,防着人顺手摘了去。这是一家子一大夏天的菜盘子。姐两个先摘了茄子。晚豆角刚开花,羊角弯跟小手指头似的,还不能摘。就踱横垄子奔向土豆地。土豆成片地开着白花、紫花,张开的花瓣中间,黄色的蕊蕊挂着水珠。她俩猫腰溜着垄

沟,眼睛瞄着垄台。哪块有鼓包或裂纹的地方,用二拇指和中指插进去,准能摸到一个圆圆的土豆。手指头再往下一运动,往回一钩,土豆就骨碌碌滚落出来。掐掉丝丝络络的筋须,扑噜掉泥土,回头扔进了袋子。然后把刚才翻动的垄台扒拉平,摁严实踩实。这样摸土豆,不伤根不透风,也不耽误土豆接着长。

该掰苞米了。八月初苞米正灌浆,还没到吃青棒子的时候。早了大半年,棒子明显的小。这场雨哩哩啦啦耽误不少事儿,但下得也正是时候。苞米灌浆,黄豆开花鼓豆,哪样都要雨。庄稼人说:“这下得哪是雨啊,都赶上金子了。”住家正过日子人家,舍不得下青棒子,收家啊。因此,虽是遍地的苞米土豆,一般也就是炖几顿烤几回。今年不同,等不了青棒子定浆度粒,没口粮了,心疼也得掰。

她俩掂苞米绒子干巴的,一只手捏着棒子尖,一只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搭棒子叶,用大拇指指盖划进去往下一扯,开了个小缝,水灵灵白花花的花粒就露出来了。小姐俩记着太奶奶的话,看鼓粒的定浆的,就咔嚓咔嚓掰下来。

到了家,太奶奶张罗着洗土豆扒苞米。她坐在小板凳上,扒着苞米叶自言自语:“庄稼还没成就吃了,可惜了(liǎo)了。”又冲着俩孩子说:“你俩没伤了土豆秧吧?”老丫说:“没有。土豆根都埋好了,一个秧子也没折。”

太奶奶说:“都说啃青,也就是小孩子解解馋,大人尝个新鲜就完了。不等庄稼长成了就下棒子,是个糟蹋粮食啊。”太奶奶把苞米扒好了,掏出新鲜干净的苞米叶,放在一边。先在锅里填上水,鼓粒能掰的棒子,放锅里。太嫩的苞米棒子,用擦菜板子擦碎。拿大粒盐擀成面,撒上去拌和好了,摊在掏出的苞米叶上,再放在锅里要好的苞米上面。留了点擦碎的嫩苞米连皮带浆的糊糊,搅进烧开的水里,放点盐,做成了新苞米糊粥。

傍晚,又下起了大雨,出去挖窖壕的大人们回来了。啃着好苞米,吃着好土豆,喝上一口新苞米糊粥,阵阵清香就沁暖了肺腑,沁暖了身子。

上梁,是建房中的一件大事。那些年,谁家若是盖新房子,从一动工开始,大人小孩都期待着上梁。上梁那天特别热闹,全村人得来一大半,外村人沾亲带故的也前来站脚助威。上梁是一件喜事和盛事,预示着新房子即将落成。

老家盖房子上梁的一幕幕,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谁家一上梁,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就能抢到开花大馒头。村子里流传着这样的习俗:上梁时要蒸几锅热气腾腾的大馒头,蒸蒸日上,喜气洋洋。馒头一出锅就摆在房后的桌子上,代东的(主事人)说一套吉利话之后,另外帮忙的两个人就把馒头一个个扔过房梁,房前聚集很多人抢馒头。有的人一蹦高双手接住了馒头,有的馒头抛大劲了,飞过房梁,飞过人头,落在远处的地上,一帮人上前哄抢。

这种习俗叫“过梁”,主人吉利,抢到馒头的人吉利,吃到馒头的人吉利。有人能抢到两个三个馒头,先抢一个馒头咬在嘴上,腾出手再把手里的馒头揪成这个一块,那个一块。

钱老板子一成立生产队那咱就赶车。他并不姓钱,过日子口挪肚攒,错钱不花,攒钱攒出了名,不姓钱最稀罕钱,一来二去大伙都叫他钱老板子,背后叫,当面也叫,大人小孩都叫,叫顺口了,叫习惯了,把他的真姓都忘了。

那些年,生产队派钱老板子进城拉脚,给队里挣点现钱,每天给他三毛钱的补助,中午可以到小馆垫补一口。钱老板子一分钱舍不得花,让老伴每天用屉布子包几个窝窝头,外加一块咸菜疙瘩。冬天,一到中午,他进商店里,在火炉旁把冻得梆梆硬的窝头一点点烤热,吃完后店员给他一大茶缸子热水。为了盖房子,他像小燕垒窝一样攒钱。

有人给钱老板子的老儿子保媒,姑娘是叶家村叶军的二丫头,男女双方满意,叶军死活不同意,他说钱老板子家是正派人,正派人家的孩子也错不了。话说回来,人家再好,人再好,能不能顶房子住?媒人说,你老叶挺精挺灵个人,在大事上就犯糊涂了呢?净看眼皮底下那么远……人家磨破了嘴皮子,好话说了好几车,叶军就是油盐不进。媒人生气地说:“我说老叶,你这个烟不进火不出的犟眼子,有你后悔的那天。”

钱老板子知道了内情,懊糟出了一场病,他和老

“上梁让雨浇,日子高又高”。在民间,上梁是建房中的一件大事

## 上梁

金恒宝



伴说:“穷不扎根,富不传代,我认可砸碎骨头渣子,也要给房子盖起来,不蒸馒头争口气!”盖房子的钱现在就够了,使不了用不尽。

那年的农历四月初九,是个黄道吉日。这一天,就是钱老板子家盖四间大房子的上梁之日。一大早晨,主事的来了,亲朋好友来了,全村的大人小孩成帮结伙地来了。有人对钱老板子说:“初八赶庙会,初九上房梁,这是修来的善缘啊!”钱老板子嗯嗯啊啊地应和着,两个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儿,美的姓什么都忘了。

上午九点,上梁正式开始。一挂长长的鞭炮挂在一根废弃的电线杆子顶端上,下面拖拖拉拉又扯的挺老长,鞭炮的响声给大家伙的耳根子震的麻木,这是村子里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挂鞭炮。

别看钱老板子平常小抠,他家一上梁,大方的还没有边了呢。谁家上梁也没放过恁老长的鞭,又买了一头大肥猪,比操办结婚都铺张。崭新的门框上,贴着一副醒目的大红对联:升大梁年年有喜,竖起柱岁岁登高。二国不识字,却对对联上的字好奇,他扒拉一下小喜子说:“我说,你念七八年书哩,叨咕叨咕对子上的字给我听听。”小喜子用食指一字字指着念了一遍,二国一拍大腿赞叹道:“张先生的墨水喝老鼻子了,跬的嘎扭(劲)啊!”

房梁上贴着一张大红纸,上面画着太极图,有“驱邪”和“镇煞”的含义,房梁上还悬挂着好几匹大红布,紧挨着的是一个红布包,里面放的是高粱、谷子、小麦、玉米、稻子,象征五谷丰登,还有两双红筷子,成双成对有好饭吃之意。木匠师傅拿着一把带红把的斧子,敲打着房梁说:“吉日上传,乃吉乃昌;多富多贵,子孙旺昌!”

正当上梁热热闹闹的时候,大晴的天飘来一片薄云,滴落一阵小雨,这叫“晴天漏”,一支烟的功夫天又晴了。钱老板子跑里跑外,他发现叶军胳膊窝下夹着一匹红布,站在老榆树下闷头抽烟,他凑过去找着叶军说:“兄弟,我给你找个地方坐着,立马就要开席了。”叶军把红布递过去说:“老钱大哥,你兄弟媳妇骂我好几遍了,让我少撺(马上)送匹红布来贺喜。以前的事你别和我一样的,我那几天天气不顺才说那话,咱老哥俩这回家算是嘎成了,收拾完秋就给两个孩子操办婚事,我一钱钱的彩礼都不要。”

民间说“屋宇要雨”,上梁让雨浇,日子高又高。上梁若赶上降雨,是吉祥的预兆。钱老板子家原计划是十八个菜,都挺硬。代东的和厨师合计,给头蹄下水都用上,再掂拨出两个硬实菜,凑二十个,连上梁捎带会家亲了,做一块推整吧。

这回上梁,喜上加喜,双喜临门,即将娶回一个贤惠的媳妇。



关注  
扫描  
北国  
二维  
码

## 北国风

## 近代教育先行者 林传甲

管东成

教材的《黑龙江乡土志》



既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,又是一部启蒙教材

鸦片战争后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沙俄、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黑龙江地区。清政府于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宣布东北开禁,向黑龙江地区大批移民,开垦荒原,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。

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,黑龙江地区的教育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。一方面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影响下,旧式学校(书院、私塾等)有大幅度的发展和改良;另一方面开始出现近代学校——“新式学堂”。19世纪70年代,英法等国强传教士开始在黑龙江创办教会小学;1898年中东铁路公司在哈尔滨创办了东北地区第一所铁路小学;1900年黑龙江地方官于齐齐哈尔成立“武备学堂”,仿照西洋,培养军官;1903年还是在省城齐齐哈尔成立了“兴学学堂”,培养翻译人才。1905年,为了进一步加强黑龙江省的教育工作,当时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朝廷后,委派署文案处总理宋小濂兼学务处总理,从关内一些省和京师现职官员中抽调人员来黑龙江,林传甲由此奉调来到省城齐齐哈尔。

林传甲(1877-1922年)号奎腾,福建闽侯人,清末民初教育家和地理学家。自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开始,林传甲在黑龙江十余年,“息影龙江,一意教育”,是黑龙江最早创办学堂的人之一。他初到就不遗余力地“多方劝谕,创办学校,发展教育”。到“宣统”之季,男女生至三万人,传甲力也”。林传甲在黑龙江办学坚持十年写教育日记,成《黑龙江教育日记》一书。书中主张以日记形式考查教职员,使人人尽职尽责。他还注重地方历史的研究与普及,编著了《黑龙江乡土志》,这既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,又是一部启蒙教材,主要著作还有《龙江进化录》、《龙江史论》、《黑龙江教育状况》等。林传甲的妻子祝宗梁,也值得一提。她随夫出关到了齐齐哈尔,创办起幼女学校。为办新女校她献出自己的房子和财产,奔走社会各界为女学捐款。5年中学生由3人发展到260人。龙江女学蜚声全国。祝宗梁改写了龙江文化教育的历史。为探索女子教育的发展道路,她还亲笔编写教材,创办了“女小学教员讲习所”、“女子职业学校”,为龙江的妇女解放播下了种子,举起了一面大旗。

至林传甲离任时,黑龙江在普及教育方面得到了迅猛发展。黑龙江新式教育不仅充实了边疆文化,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,而且使得黑龙江近代教育得到飞速发展,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林传甲对黑龙江小学教育普及事业的全心投入,对师范教育快速发展的呕心沥血,以及其妻子对女子学堂初创发展的巨大贡献,为黑龙江培养了大批人才。无论是民众素养、兴办女学、师资培训、职业人才蓄积以及少数民族启蒙,都留下了他的印记。可以说,林传甲是黑龙江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。他不远万里来到了黑龙江兴办新式学校,掀开了龙江近代教育史光明的一章。他为黑龙江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,在黑龙江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辉。

## 龙档珍存

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